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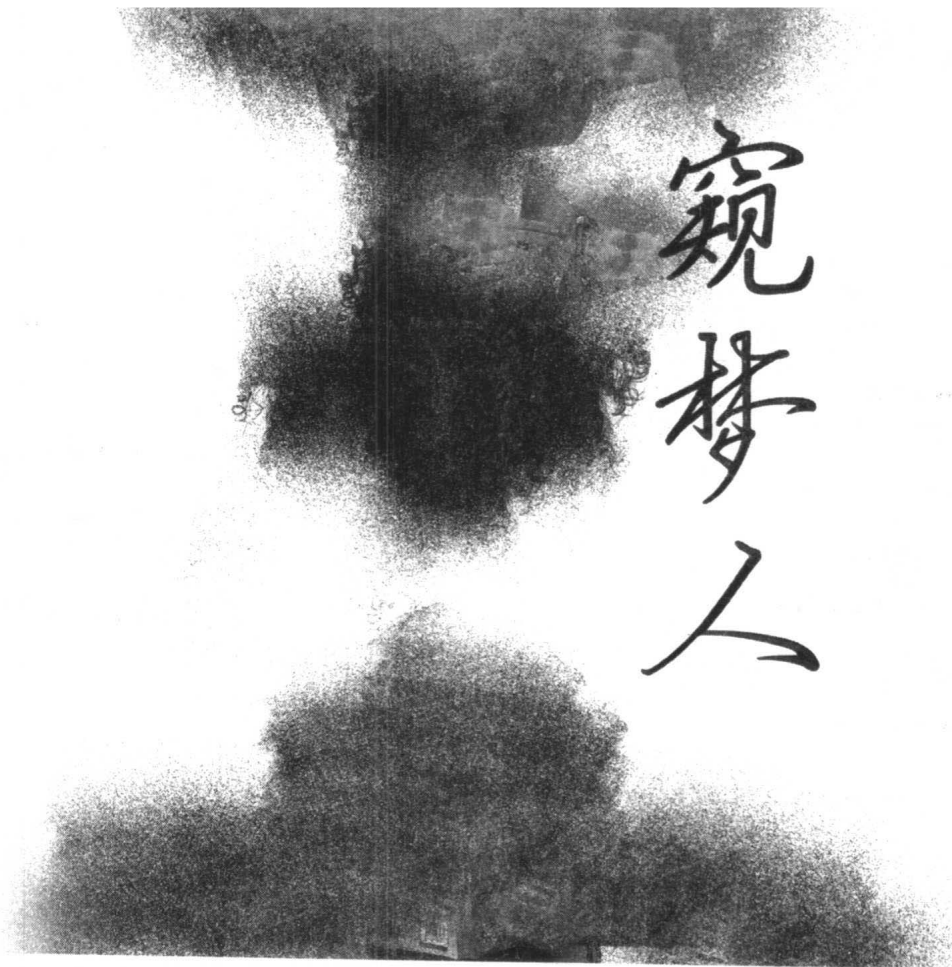
金宏达 编

新世纪台湾散文选

窥梦人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窥梦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窥梦人：台湾新世纪散文选

金宏达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1

ISBN 978-7-5360-4858-4

I. 窥… II. 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331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5 1插页

字 数 350,000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录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前言

散文之美在和

金宏达

读好的文字，掩卷之后，会使人觉得余韵悠然，余味隽永。尝思之，此余韵，余味，盖来自于“和”。

“和”者为何？古人打比方说，就是五味调和，八音共谐。天生万物，世呈万象，唯高手得能和之，犹如一席盛宴，佳肴美味，铺陈于前，食客之欢，不在于果腹，而在于快心，品而识之，真所谓滋味无穷，陶陶然之际，遂以为“万物皆备于我”矣。

散文以其散，几乎无范围，正好对应万物，“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包举，滋藩曼衍，不可穷竟，徜徉其间，令人神迷。且不必说它是什么“宝山”，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目遇之而为色，耳得之而为声，春夏秋冬循行，绚烂若锦，人籁天籁并作，流播不息，静聆之，细谙之，就能识得一个“和”。

当年进入新世纪，多少人精于盘算，忙于期待，急于预言，其实，时间刻度只是人为，哪能时针一跳，世相丕变？世间莽莽苍苍长出的文字，又岂能有总揽策划，乃至可以上演预告。于是，新世纪元年以降，散文书写中，写实的、象征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诚所谓“马照跑，舞照跳”；感时的、忧国的、怀旧的、思乡的、传奇的、述异的、高睨大谈的、细言款语的，依然人声鼎沸。自然，新意，新机，新创，新制，也是层现不穷，“文变染乎世情”，世情日日在变，文字焉能不变，只不过是渐变，而非突变罢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散文书写如君子，热衷于“和而不同”。相信一切发乎真情、出乎真诚、关乎真相的文字，都会犁然有当于人们心智，从而激扬起一片“和”声，漫溢无涯。

诚然，散文之“和”，亦非只是该恨不恨，该怒不怒，一味中庸平和，温柔敦厚之至，却是要多一些蕴藉和隽永，多一些沉淀和省思。既不力竭声嘶，亦不直白浅露，散文有了“和”，也就有了君子的大气和雅量，一派从容自在，神定气闲，必使人不敢轻之。

握管或敲键，个人自然不能布设整体散文之“和”，却完全能操控自己的文字，或浓或淡，或疾或徐，或高或下，或隐或显，情思、意象、节奏、色彩，俱要轻拢慢捻，调试得宜，有论者谓，散文须“擦亮每一个字”，使其神采奕然，各居其位，通篇透出和谐之美，览之岂不快哉！

岁月如流，新世纪以来，已有若干老将隐去，又有大群新秀接棒，虽说起点不低，才情天纵，然而，文字此物，要到炉火纯青之时，方见淬砺功夫，高手为文，宛有神助，其实都是长期积累，时日为阶，愈到后来，愈近中和，愈见成熟。

青春一代，无分两岸，所差者时间，所富者亦时间，勉力以从，大有可为！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三日

窥梦人

新世纪台湾散文选 目 录

前言 散文之美在和 金宏达 1

思蜀 余光中 1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余光中 13

窥梦人 颜崑阳 19

若即若离 杨牧 28

无来无去 王家祥 33

观落阴 骆以军 39

活着，像一支驼队 骆以军 49

衣魂 周芬伶 54

欲世界 周芬伶 59

夏日草原 席慕蓉 65

春城无处不飞花 方瑜 68

樱花绝景 刘黎儿 76

给纽约 李渝 79

三城记 陈冠中 86

J 林文月 95

庄子 林文月 106

目录

- 田园居随笔 思果 111
- 我带你游山玩水 康芸薇 115
- 二进宫 沈君山 121
- 鹭鸶潭已经没有了 季季 134
- 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 张曼娟 142
- 小板凳俱乐部 张曼娟 148
- 当人遇见猫 朱天心 153
- 并不是每只猫都可爱 朱天心 162
- 咖啡馆和死亡 唐诺 174
- 狂野本色 杨渡 180
- 无以名状的痛 柯裕莱 185
- 骑楼的句法结构 柯裕莱 187
- 子王 吕政达 190
- 没有战争的海岸 吕政达 198
- 给象鼻虫的建议 林辉熊 205
- 搬家的扁蜗牛 凌拂 208
- 衣被之树 凌拂 212
- 雪原之音 洪川 214

窥梦人

窥梦人

新世纪台湾散文选 目录

- 冷杉林 林文义 224
- 在山与水之间 杨明 230
- 声音的风景 刘黎儿 235
- 音乐钟什么时候停了 顾蕙倩 238
- 死亡是一只桦斑蝶 吴明益 242
- 写给自己的一则洪水神话 卓玫君 254
- 这个世界上只有山岭 方梓 262
- 老 李进文 267
- 菱形人生 隐地 272
- 三十功名录 邱坤良 278
- 邮件招领 王文华 285
- 不在 吕璨君 290
- 时间特区 苏伟贞 296
- 你就是医我的药 林文佩 304
- 鱼和婚姻 黄宝莲 313
- 我和影子一起走过岁月 黄宝莲 317
- 在茄红素的领导下 简嫔 324
- 圣境出巡——菜市场田野调查 简嫔 333

目录

- 弄的艺术 司马中原 348
- 论火锅 焦桐 354
- 料理一桌家常 高翊峰 368
- 追忆桥 齐邦媛 378
- 老街坊 王正方 385
- 暗夜拏摩 叶国居 391
- 自己做游戏 刘静娟 398
- 听母亲说话 蔡逸君 404
- 母姨天下 范铭如 410
- 13 岁的安妮 郑栗儿 415
- 我的西游记 宇文正 420
- 女神的密谋 许婉姿 425
- 福耳朵 孙梓评 431
- 肚痛贴 黄信恩 436
- digital 林育靖 442
- 鼠室手记 陈克华 449
- 猫孩 夏佐 458
- 星沉海底 李黎 464

窥梦人

余光中

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台湾中山大学荣休教授。
代表作有散文集《青铜一梦》、《余光中幽默文选》、
《寸心造化》、《情人的血特别红》等。曾获第二届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之散文家奖。

思 蜀

1

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你不会找到“悦来场”这地方。甚至富勒敦加大教授许淑贞最近从北京寄赠的巨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长五十一公分，宽三十五公分，足足五公斤之重，上面也找不到这名字。这当然不足为怪：悦来场本是四川省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若是这一号的村镇全上了地图，那岂非芝麻多于烧饼，怎么容纳得下？但反过来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这地方岂不小得可怜，不，小得可爱，简直有点诗意的了。刘长卿劝高僧“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正有此意。抗战岁月，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的穷乡度过，可见“入蜀”之深。蜀者，属也。在我少年记忆的深处，我早已是蜀人，而在其最深处，悦来场那一片僻壤全属我一人。

所以有一天在美国麦克奈利版的《最新国际地图册》成

渝地区那一页，竟然，哎呀，找到了我的悦来场，真是喜出望外，似乎漂泊了半个世纪，忽然找到了定点可以落锚。小小的悦来场，我的悦来场，在中国地图里无迹可寻，却在外国地图里赫然露面，几乎可说是国际有名了，思之可哂。

2

从一九三八年夏天直到抗战结束，我在悦来场一住就是七年，当然不是去隐居；而是逃难，后来住定了，也就成为学生，几乎在那里度过整个中学时期。抗战的两大惨案，发生时我都靠近现场。南京大屠杀时，母亲正带着九岁的我随族人在苏皖边境的高淳县，也就是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前面，惊骇逃亡。重庆大轰炸时，我和母亲也近在二十公里外的悦来场，一片烟火烧艳了南天。

就是为避日机轰炸，重庆政府的机关纷纷迁去附近的乡镇，梁实秋先生任职的国主编译馆就因此疏散到北碚，也就是后来他写《雅舍小品》的现场。父亲服务的机关海外部把档案搬到悦来场；镇上无屋可租，竟在镇北五公里处找到了一座姓朱的祠堂，反正空着，就租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兼宿舍。八九家人搬了进去，拼凑着住下，居然各就各位，也够用了。

朱家祠堂的规模不小，建筑也不算简陋。整座瓦屋盖在嘉陵江东岸连绵丘陵的一个山顶，俯视江水从万山丛中滚滚南来，上游辞陕甘，穿剑阁，虽然千回百转，不得畅流，但到一合川，果然汇合众川浩荡而下，到了朱家祠堂俯瞰的山脚，一大段河身尽在眼底，流势壮阔可观。那滔滔的水声日夜不停，在空山的深夜尤其动听。遇到雨后水涨，浊浪汹

汹，江面就更奔放，像急于去投奔长江的母怀。

祠堂的前面有一大片土坪，面江的一边是一排橘树，旁边还有一棵老黄葛树，盘根错节，矗立有三丈多高，密密的卵形翠叶庇荫着大半个土坪，成为祠堂最壮观的风景。驻守部队的班长削了一根长竹竿，一端钻孔，高高系在树顶，给我和其他顽童手攀脚缠，像猴子一般爬上爬下。

祠堂的厚木大门只能从内用长木杠上，进门也得提高脚后跟，才跨得过一尺高的民初门槛。里面是一个四合院子，两庑的厢房都有楼，成了宿舍。里进还有两间，正中则是厅堂，香案对着帷幕深沉牌位密集的神龛，正是华夏子孙慎终追远的圣殿，长保家族不朽。再进去又是一厅，拾级更上是高台，壁顶悬挂着“彝训增辉”的横匾。

这最内的一进有边门通向厢房，泥土地面，每扫一次就薄了一层，上面放了两张床，大的给父母，小的给我。此外只有一张书桌两张椅子，一个衣柜。屋顶有一方极小的天窗，半明半昧。靠山坡的墙上总算有窗，要用一截短竹把木条交错的窗棂向上撑起，才能采光。窗外的坡道高几及窗，牧童牵牛而过，常常俯窥我们。

这样的陋室冬冷夏热，可以想见。照明不足，天色很早就暗下来了，所以点灯的时间很长。那是抗战的岁月，正是“非常时期，一切从简”。电线不到的僻壤，江南人所谓的“死乡下”，当然没有电灯。即连蜡烛也贵为奢侈，所以家家户户一灯如豆，灯台里用的都是桐油，而且灯心难得多条。

半世纪后回顾童年，最难忘的一景就是这么一盏不时抖动的桐油昏灯，勉强拨开周围的夜色，母亲和我就对坐在灯下，一手戴着针箍，另一手握紧针线，向密实难穿的鞋底用力扎刺。我则捧着线装的《古文观止》，吟哦《留侯论》或是《出师表》。此时四野悄悄，但闻风吹虫鸣，尽管一灯如

寐，母子脉脉相守之情却与夜同深。

但如此的温馨也并非永久。在朱家祠堂定居的第二年夏天，家人认为我已经十二岁，应该进中学了。正好十里外有一家中学，从南京迁校到“大后方”来，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简称青中。父亲陪我走了十里山路去该校，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入学考试。不久青中通知我已录取，于是独子生平第一次告别双亲，到学校去寄宿上学，开始做起中学生来。

3

从朱家祠堂走路去青中，前半段五里路是沿着嘉陵江走。先是山路盘旋，要绕过几个小丘，才落到江边踏沙而行。不久悦来场出现在坡顶，便要沿着青石板级攀爬上去。

四川那一带的小镇叫什么“场”的很多。附近就有蔡家场、歇马场、石船场、兴隆场等多处：想必都是镇小人稀，为了生意方便，习于月初月中定期市集，好让各行各业的匠人、小贩从乡下赶来，把细品杂货摆摊求售。四川人叫它做“赶场”。

悦来场在休市的日子人口是否过千，很成问题。取名“悦来”，该是《论语》“近者悦，远者来”的意思，满有学问的。镇上只有一条大街，两边少不了茶馆和药铺，加上一些日用必需的杂货店、五金行之类，大概五分钟就走完了。于是街尾就成了路头，背着江边，朝山里蜿蜒而去，再曲折盘旋，上下爬坡，五里路后便到青中了。

4

比起当年重庆那一带的名校，例如南开中学、求精中学、中大附中来，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不出名，而且地处穷乡，离嘉陵江边也还有好几里路，要去上学，除了走路别无他途，所以全校的学生，把初、高中全加起来，也不过两百多人。

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所好学校，不但办学认真，而且师资充实，加以同学之间十分亲切，功课压力适度，忙里仍可偷闲。老来回忆，仍然怀满孺慕，不禁要叫她一声：“我的母校！”

校园在悦来场的东南，附近地势平旷。大门朝西，对着嘉陵江的方向，门前水光映天，是大片的稻田。农忙季节，村人弯腰插秧，曼声忘情地唱起歌谣，此呼彼应，十分热闹。阴雨天远处会传来布谷咕咕，时起时歇，那喉音柔婉、低沉而带诱惑，令人分心，像情人在远方轻喊着谁。

校后的田埂阡陌交错，好像五柳先生随时会迎面走来，戴着斗笠。晚饭之后到晚自修前，是一天最逍遥最抒情的时辰。三五个同学顶着满天霞彩，踏着懒散的步伐，哼着民谣或抗战歌曲，穿过阡陌之网，就走上了一条可通重庆的马路。行人虽然稀少，但南下北上，不时仍会遇见路客骑着小川马达达而来，马铃叮当，后面跟着吆喝的马童。在没有计程车的年代，出门的经验不会比李白的“行路难”好到哪里去，有如此代步就算方便的了。有时还会遇见小贩挑着一担细青甘蔗路过，问我们要不要比劈一下。于是大伙挑出瘦长的一根，姑且扶立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削刀狠命地朝下一劈，半根甘蔗便砉然中分，能劈到多长就吃多长。这一招对男生最有诱惑，若有女生围观，当然就更来劲。

以两百学生的规模而言，砖墙瓦顶的挑高校舍已经算体面而且舒适了。这显然曾是士绅人家的深院大宅，除了广庭高厅有台阶递升，一进更上一进之外，还有月洞边门把长廊引向厢房，雕花的窗棂对着石桥与莲池，便用来改成女生宿舍，男生只好止步，徒羨深闺了。

男生宿舍就没有这么好了，隔在第二进的楼上，把两间大房连成兵营似的通舱，对着内院的墙只有下半壁，上半空着，幸有宽檐伸出庇护，不消说冬天有多冷了。冬天夜长尿多，有些同学怕冷恋被，往往憋到天亮。有一个寒夜，邻床的莫之问把自身紧裹在棉被里，像只春卷，然后要我抽出他的腰带，把他脚跟的被角系个密不通风。我虽然比他还怕冷，倒不想采取这非常手段。

夏天更不好过，除了酷热之外，还得学周处除三害：苍蝇、蚊子、臭虫。臭虫之战最有规模，无一幸免。裸露的肉体是现成的美肴，盛暑的晚上正是臭族的良宵。先是有人梦中搔痒，床板在辗转反侧下吱咯呻吟。继而愤然坐起，“格老子……龟儿子”地喃喃而诟。终于点起桐油灯盏，向上下铺的木架和床板，上下探照，察看敌情。这么一吵，大家都痒醒了，纷纷起来点灯备战，举室晃动着人影。臭虫虽是宵小之辈，潜逃之敏捷却是一流。木床的质料低劣，缝隙尤多，最容易包庇臭族。那些鼓腹掠食的吸血小鬼，六足纤纤，机警得恼人，一转入地下，就难追剿了。于是有人火攻，用桐油灯火去熏洞口，把木床熏得一片烟黑。有人水灌，找来开水兼烫兼淹。如是折腾了大半夜，仲夏夜之梦变成了仲夏夜之魇。

至于六间教室，则是石灰板壁加盖茅草屋顶搭成，乃真正的茅屋。每个年级分用一间，讲课之声则此呼彼应，沆瀣不分。如果哪位老师是大声公，就会惊动四邻，害得全校侧

耳。其实上午上到第四课时，男生早已饿了，只盼大赦的下课铃响，老师一合书本，就会泄洪一般，冲出闸门。

当然是冲去饭厅了。两间饭厅相通，一大一小，男生倍于女生，坐在大间，女生则坐小间。训导主任则站在中分的高门槛上，兼顾两边。食时不准喧哗，食毕，男生要等女生鱼贯而出，横越而过，沿着长廊，消失在月洞门里。这是全校男生一览全校女生的紧张时刻，有些女孩会在群童睽睽的注目下不安地傻笑起来，男孩子则与邻座窃笑耳语。晚餐时，这一幕重演一次，但在解散前另有高潮。只因训导主任惯于此时唱名派信，孩子们都竖耳，热切等待主任的大嗓门用南京口音喊出自己的名字。这时正是三十年代转入四十年代，世界上还没有电视，长期抗战的大后方，尤其在悦来场这种地带，连电话和收音机也都没有，每天能在晚霞余晖里收到一封信，总是令人兴奋的。如果一天接到两封，全校都会艳羡。

记得下午都不排课，即使排了，也只是一两节。到了半下午，四点钟左右吧，便有所谓“课外活动”，不是上体育课，便是赛球，那便是运动健将们扬威球场的时候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夹着篮球，向一里路外的罗家堡浩荡出发。到得球场，两队人马追奔逐球起来。文静的同学与球无缘，也跟去助阵，充当拉拉队，不然就索性爬到树上，读起旧小说或者翻译的帝俄时代名著来。我也在“树栖族”之列，往往却连《安娜·卡列妮娜》也无心翻看，却凝望着另一只大球，那火艳艳西沉的落日，在惜别的霞光与渐浓的暮霭里，颓然坠入乱山深处。

晚自修从八点到九点半，男生一律在大饭厅上。每人一盏桐油昏灯，一眼望去，点点黄晕映照着满堂圆颅，一律是乌发平顶，别有一种温馨闲逸的气氛。喧闹当然不准，但喃